

燕山堂集

卷上

午琪



05458

兼山堂經解
四卷雜著
一卷詩
一卷詞
一卷
何維樸署檢

光緒丙戌
孟冬重刊

敘

午琪

六經者聖人之律也漢儒經有師承朝廷有大疑獄則令博士引經以斷故董仲舒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廷尉數問得失動以經對不獨無不引劇贖之律王尊論獄獄之經爲足申明大義斷制羣疑而已後世儒法分門窮經而不適於用則失之迂習律而不通其原則失之俗古坡諺云讀書萬卷不讀律敦君若舜知無術蓋譏其時新興律學故舊法律之中無致君若舜之術而豈謂經與律扞格殊用必不可以相通也哉會稽沈雪友先生精法

讀經心解

敘

家言歷聘所至大吏引爲上客斷大疑決大獄若燭照數計動中窾會而皆潤飾以經術以視斤斤抱文案以相爭者爲何如也余不及見先生而得讀其讀經心解一書不博引以騁才不標新以見異詞旨醇和簡要務自抒其心得而止如疏分爭辨訟非禮不決而謂盜則服愈親而罪愈輕姦則服愈親而罪愈重之類可謂得禮意之精如疏制五刑必卽天論以爲指立法而言察大小之比以爲指用法而言可謂探律意之本至謂恐其心有不盡而行之以忠恐其議鄰於刻而加以以愛此乃法外之意則固先

生自道其哀矜惻怛之誠而明慎不苟亦於此可見也若夫謂北土多疏溝澮僅可備潦難以禦旱畎澮濬而河治阡陌開而河壞則尤洞達時勢識議之卓卓大者而非經生家言所可比矣抑余聞先生盛暑不袒閉戶不妄交遊治事之暇手一編不輟案頭羅列諸經無雜書其律身之嚴而用功之專且勤也如此此所以會經律於一原而卓然爲有用之學與余故敘其書而慨想風徽留連感慕不置也

道光十四年甲午歲季春善化賀熙齡拜題

讀經心解

敘

二

敘

讀經心解四卷會稽沈雪友先生所著也其解易師卦小人勿用云軍旅之際如必欲得忠信廉潔之人則智謀之士勇銳之夫皆將棄而資敵若袁紹之許攸趙宋之張元矣小人勿用者勿用以帥師而已解書贖刑云所謂疑則贖者謂疑於情疑於法非疑於辭也五辭不簡自有正于五過之法若情法既孚而猶論贖則富者生而貧者死開利路而傷治化蕭望之之言是也解濬畎澮距川云以禹迹而論河之所瀦止大陸澤耳與江之有諸湖異而千餘

讀經心解

敘

三

年無河患則畎澮爲之也治河必自畎澮始今以大河南北之地而開畎澮以匠人丈尺計之其受水處不下洞庭彭蠡諸湖則下游之勢殺矣解以秬鬯二卣曰明禋云孔傳謂周公治太平致告文武夫君臣交儆日慎一日豈敢以太平告之宗廟乎蓋成王相宅還鎬告於洛邑之廟也解禮記分爭辨訟非禮不決云若今律犯罪親屬得相容隱盜則服愈親而罪愈輕姦則服愈親而罪愈重若止以聽訟釋之似爲未盡其他類此者尙數十條皆務通大義粹然無疵亦間及於形聲訓詁先生壯後爲幕游究心當

世之事爲梁冲泉司空百菊溪節相所倚重當司空陳臬
湘南先生在幕中將各廳縣苗寨險易情形纂爲一帙後
二十年苗變起當事得其書藉資方畧人服其先見乃讀
律之餘不廢治經復健於詩多可傳之作其志行可想見
矣余獲交於哲嗣昌期因屬爲勘定遺集余方廬墓山中
故不論其詩而揭其解經之大指於簡端

道光二十有一年孟秋月道州何紹基書於九子山廬

讀經心解

敘

四

傳

先生沈氏諱棟字雪友號石帆浙江會稽人幼穎俊甫二歲聞稱父名者輒怫然行止端肅儼若成人年十六負笈戡山書院郡守某觀風得先生文置第一謂其明體達用以大器許之鄧奎父選其文入瓣香集中復從方文翰翁蓼野兩先生學貫穿經藝旁涉百家根柢邃深人莫測也後以父楓亭公仕桑植趨庭承侍孝養篤至親友咸稱道之年二十二楓亭公捐館舍公清操凜然歿後家無長物先生扶櫬歸里哀毀之中眾務舉舉凡埶身埶棺者皆誠

讀經心解

傳

信無悔奉母家居益貧困遂閉戶授徒束脩所入以供潔白之養年二十九母孟太孺人歿盡哀盡禮免喪後因數困場屋乃棄舉子業爲幕游聲名藉甚平生務有用之學遇關係

國家重大之事莫不究心當梁冲泉司空陳臬湖南檄令馭苗各廳州縣將峒寨情形具覆覆到先生時在臬幕爲列種類管束教育輸將四至風習六條反覆參稽匯爲一帙存其友周介圻家此乾隆四十二年事也時苗民綏靖人咸視爲不急越十餘年變作倉皇莫知所出當事索先

生成書按視凡山川遠近夷險峒戶多寡強弱一一瞭如
指掌於是堵禦進剿招撫安輯悉中機宜此書實有力焉
先生客游吳越滇楚間惟居湖南臬幕最久數十年中平
反大獄準之例案酌之經義無不服其平允又甚晰於事
機凡可否成敗若燭照數計各大僚值艱鉅事必降心請
質以決疑定策焉督撫書幣交相望然嚴於去就惟義所
適有不可者無一毫苟且濡滯心居恆儉約自處楚與越
族戚之孤貧及所知乏困者歲資養贍或喪葬賻恤不下
數十家嘗渡洞庭見舟覆募人救活十餘口賜以白鏹及
衣衾受者無以報立主祝於家先生聞之告使撤去夫才
足以應變明足以燭微不倚人之勢以爲利不乘人之約
以爲恩有一於茲足以傳矣矧兼具耶所著易書詩禮心
解引證確鑿疏釋精詳惜多散軼今存一百五十餘條吉
光片羽士林珍之幼工吟咏著有兼山堂詩集及湘夢詞
尤爲當世所傳誦生丈夫子三長昌世入善化籍補邑諸
生次昌齡次昌期先生生於雍正三年乙巳卒於嘉慶十
年乙丑壽八十一歲昔余陳臬湘湖皆先生相助爲理恨
相見晚今年春昌世以余知先生深來請作傳因質書其

讀經心解

傳

二

行以論來者

嘉慶十七年壬申歲仲春三韓愚弟百齡拜課

讀經心解



傳

三

讀經心解卷一

易說



會稽 沈棣 雪友

易之為書數而兼理言理而數存焉言數而理具焉言理而不言數則偏言數而不言理則賊

文言乾九二

九二在中所信謹者曰庸言庸行而又存之以誠廣之以化成已成物也包中庸一部可見聖言之精可見易道之大

讀經心解

卷一

貴而无位 四句

上位字指爵位言下位字指爻位言上在事外故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指五以上乘五故五之位在下也五位乎天德而上以亢遇之失作觀之義故曰无輔也比之上六以後而凶九安得无悔乎有通指九五以下為下位者易例三與上不取應義餘爻非承非乘恐無相輔之義也

與天地合其德 六句

與天地合其德無私覆載也與日月合其明無私照臨也

與四時合其序如三代忠質文之遞尚也與鬼神合其吉凶如五服五章五刑五用無差忒也先天而天弗違謂創未有之局如堯舜揖讓湯武征誅之類後天而奉天時謂因已然之迹如河出圖包養畫而爲卦洛出書大禹衍而成疇之類是也又先天乃裁成之道後天乃輔相之宜

言章可貞

庶物露生燦然可見必在地上六三乃下卦之上也故取象似之萬物各得其性之本然終古不改故曰可貞地承天而生物故曰无成有終上六居上卦之上陰凝陽戰是以與六三異也

即鹿无虞

虞度也震爲木故曰林中六三不中不正不度鹿之有無以之入林求鹿且前迫坎險故吝也恆九四无禽失於固此之无鹿傷於躁其失正相類也

蒙上九

蒙卦王氏弼以爲六三在下卦之上上九在上卦之上男女之義上不求三而三求上女先求男也見剛夫而求之行在不順故勿用取女而无攸利於義精矣上九亦可例

觀也陰陽相應來兌引兌之義也於六三治之不可不嚴故曰擊蒙坎爲盜若下合於三則爲寇矣故曰不利拒而不受是禦寇也故曰利用如是則九以順自處且以順處三故象傳曰上下順也

入于穴

卦終則變需至上九當出險而言入者坎陷也陷必自上而下也六四在下而言出者上承九五例以吉論也

訟九二

注以剛處訟不能下物自下訟上宜其不克若能以懼歸

讀經心解

卷一

三

竄其邑乃可以免災邑過三百非爲竄也竄而據強災未免也疏三百戶者鄭注禮記云小國下大夫之制又鄭注周禮小司徒云方十里爲成九百夫之地溝渠城郭道路三分去一其餘六百夫又以田有不易有一易再易定受田百家卽此三百戶者一成之地也餘如注義以二訟五必有位者釋三百戶孔疏是也訟而不已必有廢置之憂其邑人亦有株連擾累之患不克訟不特二无眚其邑人亦无眚也注疏於爻義似未融洽

訟六三

食舊德不願乎外也或從王事无成素位而行也六三如
是何訟之有故餘爻皆言訟而三獨无訟也虞氏翻以无
成與坤三同義其說較長與坤三同義順也故象曰從上
吉也所以異於二之訟上也

小人勿用

立政勿以憚人周公所深戒至於軍旅之眾必欲盡得忠
信廉潔之人則智謀之士勇銳之夫將棄而資敵如袁紹
之於許攸趙宋之於張元聖賢無棄才而忍出此乎然則
如之何其可也曰長子帥師則帥師者必以君子非如魏
讀經心解

卷一

四

之鍾會唐之僕固懷恩也其偏裨之屬論功行封如漢光
武之於中興諸將勿與謀議國政可也卒乘之人酬之以
金帛祿位如程朱兩夫子所議可也

履六三

象言不唾人六三卦主與象辭相反者彖以本卦言之兌
說也以說履剛故不唾爻以互卦言之三與二四互而爲
離離有燥暴之義以之履剛故唾人凶別爻不取互而此
爻取互者履以後躡前爲象六三在剛柔之際上下之間
也若云以陰居陽爲失位則以之行禮正合卑遜之意象

傳何云志剛乎

勿用師

三句

兵雖凶器內安外攘誰能廢之成康令主也周召賢相也
周公告成王曰克詰戎兵召公告康王曰張皇六師蓋恐
守文之主弛武備而流於弱也况泰之上六泰極將否之
際乎勿用師自己告命如平王不能討賊文侯錫命雍容
若無事時識者知周轍不復西也又如宋高宗亦然故曰
吝也難之者曰桓王討鄭而有中肩之辱昭宗伐叛而致
邠岐之師奈何於積弱時而輕言戰余應之曰此非戰之
讀經心解

卷一

五

罪所以戰者非也使桓王合秦晉諸大國以謀鄭鄭必服
昭宗任李克用旣誅王行瑜若討李茂貞岐亦必亡不務
出此桓王浪戰以賈禍昭宗養寇以速亡吾故曰非戰之
罪也如武丁如周宣使其偷安不戰其能異於桓昭乎若
以文告爲是小象何云其命亂乎至不戰而天下治者則
有矣若帝舜之於有苗也當分北之後雖有逆命不過岨
強於洞庭彭蠡閒無關於興亡成敗之數班師來格夬象
所謂告自邑不利卽戎是也易者時也知變化之道者可
以用易矣

否之匪人

朱注或疑之匪人三字衍文按否之匪人象辭與博相同不應彼此俱誤之者變也如左傳遇觀之否之類言泰變爲否君子道長時變爲小人道長傳不特解其義蓋因象下文已明故略之也

同人六二

孔氏穎達曰宗主也睽五以二爲宗則同人之二以五爲宗可見二得中得位爲卦之主猶有戒辭者恐其應五溺於私也人臣事君以道無所徇無所枉此之謂中此之謂

讀經心解

卷一

六

正雖若不同而實同之大者又荀氏易宗訓爲眾謂眾陽也卽象傳應乎乾之義蓋事君以道而天下之眾焉有不同者乎亦豈有舍君而私於黨類者乎其義固無不通也若曲學阿世不免於吝矣比以五陰比一陽九五曰顯比曰吉以剛中也同人以一陰同五陽六二曰于宗曰吝以柔中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无交害

交卽孟子所謂物交物之謂九居初其心未變雖當大有時外物不接內欲不萌故无害也猶恐守之不堅故曰艱

則无咎

謙六五上六

六五以柔而居尊位謙而得中必能集思廣益用入行政各得其宜矣利用侵伐舉大以概小也上六謙之德與五同而曰征邑國者六非君位若征四方則非謙矣六所以異於五也

上窮也

隨以陽隨陰爲義但易例亦以相近之下位爲隨六二係於下爲小子六三係於上爲丈夫從上吉從下凶上六處

讀經心解

卷一

七

卦之終上無所隨係於九五因九五之隨而係得其正者也象傳以上窮言之別於六三亦別於六二也爻言王用享于西山西山謂華山於王尤親切也

噬嗑

噬嗑與頤所差止九四一位其卦象卦義同也頤初九求養上九養人故初凶而上吉噬嗑初上皆求自養上則極矣故上之凶甚於初也頤中有物物指卦中爻位而言繫辭乾陽物也坤陰物也又曰物相雜故曰文皆指爻位六三六五以陰居陽九四以陽居陰卽象辭所謂不當位者

六二當位乘剛猶不當也故皆取噬之義利用獄因其明動相資以卦才言之也彖傳諸卦不言物而此言之者亦噬嗑之象然也爻位雖有不當噬之者必得其理則無聞矣百姓會極則無刑矣

賁卦

剛爲質柔爲文彖傳柔來而文剛則以六二爲主所文者初九九三分剛上而文柔則以上九爲主所文者六四六五初居最下其志未變以質不以文不受賁於二二爲坤體爲大輿故曰舍車而徒二賁於三故曰賁其須傳言與上興也三受二之賁故曰賁如濡如濡潤色也又曰永貞吉傳曰終莫之陵終之爲言永也陵有崇高之義莫之陵卽貞也不以文勝質也六四六五受上之賁去文反質故四言皤如上九乾體故曰馬以其質也故曰白以其文柔故曰匪寇婚媾與上並非比應故曰當位疑也五爲地爲吝晉爲帛邱園束帛受賁而返其本也故曰終吉上九白賁无咎賁無色也統觀賁卦可以悟禮矣

剝六一

剝自下而上五與上近剝陽者五也與五應者二也今五

無應於二而順於上則二孤矣故曰未有與也

復卦

十月爲坤純陰用事故文言曰爲其嫌于无陽也復卦以至日當之至日在十一月之中前此旬有五日固陽氣漸返時也參之以歷而復卦之義明矣

无妄

大傳觀象辭思過半无妄六爻全以彖辭爲主彖曰元亨利貞言元亨而利於貞重在正也初九以陽居陽六二以陰居陰正也故初吉而二利也六三以陰居陽非正陽動

讀經心解

卷一

九

陰靜行人動邑人靜是以或繫之牛行人得而邑人災也九四以陽居陰非正初爲乾體爲卦主九四同德相應故曰可貞无咎可者僅可而有未盡之辭戒辭也九五以陽居陽正也是以有喜上九无妄之極通於神明而曰行有眚者以陽居陰非正也如公子伋之孝荀息之忠尾生之信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與苦節貞凶其道窮也類也

固有之也

傳言固有即孟子若固有之之謂言凶事之來安之若素不辭不避亦無所動於其中也

大畜

君子畜德以乾之健而受艮之止者以其剛健篤實也道欲其凝學欲其固無間斷無虛假君子所以善體乾也聖門子貢之敏不及曾子之魯此大畜異於小畜也

險且枕

坎三與四五互艮險且枕謂不出其位素患難行乎患難顛沛必於是也入於坎窞出其位矣避險而陷於險故勿用也當極險時示以處險之道吉凶與民同患聖人之仁也

讀經心解

卷一

十

咸卦

咸以感爲義宜靜而不宜動者艮止也兌止水也是以不宜動也何以言感山澤通氣也山澤通氣靜而無靜動而無動所謂無心也無心者無私也稍有期必計較則涉於私矣豈能感乎朱子之言敬本也程子之言順用也

咸其脢无悔

咸卦以靜則吉以動則凶九五陽剛中正咸其脢卽艮卦之艮其背故无悔也象云志末乃物有本末之末蓋靜本也動末也咸其脢乃以寂然不動之體爲感而遂通之用

卽周子主靜立人極之義也易例无悔善於悔亡若云未爲淺末及感於上六之末爻則應吝且凶豈得云无悔乎

恆卦

恆爲不易而兼變易何也巽入也震動也初六九三不能入者九四六五不能動者九二入而得中者上六動非其道者故除九二餘爻或凶或吝此不易者也以全卦言之巽以行權濟之以震動可與立未可與權難乎爲恆矣故曰物不可久居其所也日月四時此不易者也日月相尋寒暑代謝此變易者也變易者仍不易者也

讀經心解

卷一

十一

遯象

小人道長君子見幾而作身退則亨也小謂陰二陰寢長不惟當遯更利於貞此足上文遯亨之意爻辭遯尾係遯皆不合於貞故厲也

遯六二

二五當位而應爻之最吉於遯言之者此易之時也如唐肅宗旣得長安因就李泌同寢泌乃求去肅宗曰異日議之泌曰今就臣榻卧猶不得請况異日香案之前乎陛下若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云云斯時泌若不去其不死於張

后李輔國者幾希矣執用黃牛比物此志也否之六二正
與此同大人而不亂羣亦時爲之也

晉九四上九

四居近君之位處多懼之地不中不正進而不已必有凌
逼之嫌能不危乎進必有所傷九四一爻當之故曰厲也
上九不中不正與九四同進及於上惟以自治不嫌於過
也故曰惟用伐邑厲吉无咎此外若守此不變以剛躁進
則傷之者至矣故曰貞吝貞者常也晉卦所以利於用柔
也

讀經心解

卷一

十一

君子于行 二句

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于行而三日不食
蓋見幾明決雖困極亦所不辭也語類問明日遂行在陳
絕糧想見孔子都不計較所以絕糧曰若計較則不成行
矣此語最宜尋玩

君子以言有物 二句

言有物謂必忠必信表裏如一也行有恆謂不貳不息終
始如一也一者誠也不誠無物是故先儒以誠釋物也

見惡人

初以四爲惡人四以初爲元夫初當位四不當位也交孚則化惡爲善矣如孟子之於夷之是也

蹇卦

爻例上爲往下爲來蹇上爲水水動也下爲山山止也初六止而不遷六二蹇蹇匪躬素位而行非越畔也九三往蹇來反反於其所也六四往蹇來連連於九三也上下隔體故曰連以濟蹇也九五朋來朋上六也上六利見大人大人九五也上水之源五水之委水有本則不竭以聚則始大水自上而下故上曰來碩也大人易例從無言於上

讀經心解

卷一

三

六者蹇獨言之則兩爻之義可見而餘爻之取象亦明矣

解九二

二爲下卦之主當解之任者也坎爲孤小人之象三眾辭也如巽卦田獲三品之類得黃矢言二中以行正廢斥平明而得貞吉也玩象傳可見

立心勿恆

益之上與恆之下爲反對風無微不入初尙微也故以浚恆爲戒風之終則或作或輟故以勿恆爲言浚恆躁也勿恆不果也皆風之象也

竟陸夫夫 二句

一陰在上九五爲夫之主當去之無疑矣然卦德乃健而說決而和非嚴酷而後能勝任也如舜之於三苗周之於頑民皆優柔漸積以至於化此中行无咎之意乎象傳之中未光卽舜之誕敷文德周之豳殷遷洛明而未融時也以杞包瓜

杞以喻陽瓜以喻陰瓜蔓善緣上及於杞喻初六之陰寢及於五也包者容也卽泰卦九二包荒之義九五有美在中制陰消慝其瓜自天而墮言小人去而國安也包有魚讀經心解 卷一 齒 包无魚之包應照注疏作庖觀繫辭包犧氏可見

一握爲笑

握謂握手史記繆賢曰燕君私握臣手曰願結交所以親之也初六萃於四而復亂之呼號在所不免若往親之則剛柔互應易號而笑矣故曰勿恤往无咎也

升卦彖辭

用見大人勿恤大人謂九二乾九二亦曰利見大人荀氏易云大人爲天子非也在九五則爲天子在九二則德位兼隆之大臣也否卦六二曰大人否亨豈言天子乎升初

六柔以時升而初當先遇二如舜之登庸因四岳之薦也
南征吉卦取木象南方者夏所謂相見乎離也

王用亨于岐山

王者孰謂程子謂文王也禮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
祭封內山川文王三分天下已有其二所祭止封內山川
謹侯度也故象曰順事也餘則程傳詳矣

困九二

二與五剛中同德能亨困者也困于酒食賜予之厚也朱
紱方來章服之榮也必誠必敬如承亨祀此濟困之道也

讀經心解

卷一

十五

惟剛爲柔掩又居險地在五尙有剝削之虞况九二乎征
行安保無凶成敗利鈍俱所不顧此大臣之道也爻義與
蹇之六二相同无咎者卽蹇卦象傳所謂終无尤也

困九四

坎變下一畫則爲兌卦象澤无水九四當之九四下臨坎
險坎爲輿爲多眚欲拯下之困而未逮故曰來徐徐困于
金車吝而傳曰志在下也與九五同德足以濟困故曰有
終而傳曰有與也

井谷射鮒

二句

儀禮魚用鮒注魚之小者劉邵七協洞庭之鮒出於江岷
陸佃曰此魚好旅行吹沫如星以相卽謂之鮒以相附謂
之鮒卽博雅所謂鱣魚者是詩傳謂蝦蟆者非也井以上
出爲功而下射於鮒失井之義養復敝漏則上無汲引者
矣彖言羸其瓶者此爻當之象傳无與以所處者下於泥
近也

巳日

朱子發讀爲戊己之巳日干至巳過中而將變也顧氏炎
武論之詳矣九四自離入兌卦巳過中爻辭於彖乃孚悔
讀經心解

卷一

六

亡適合復觀諸卦以天干取象如先甲先庚之類巳日讀
爲戊己之巳似屬信而有徵也

震遂泥

震以二陽爲主初吉而四否者初得位而四未得位也雷
動於下陽氣奮發無所抑遏初九似之四以陽居陰又自
三至五互而爲坎坎者陷也陽陷於陰失震之義故曰泥
也或謂豫之九四非互坎乎以陽居陰與震四同而獨吉
何也曰此豫之主爻也雷出地奮發洩至矣與洊雷故不
同也

艮九三六四

咸艮皆以人身取象限腰也夤王弼作脊肉非也當從字典以腰絡爲是九三下體非脊位也上下判隔則當危及其心心指六四熏者自下而上也六四心位咸言思而艮不言思者咸感也故言思艮止也故不言思象言艮其身心者身之主也能艮其身則心之止見矣象辭艮其背不獲其身以爻四視象尙有安勉之分乎上九敦艮吉則卦德盡之矣

豐卦

讀經心解

卷一

七

豐與明夷兩卦相同所異者九四明夷上六爲夷明之主則豐之蒞明亦在上六也六五柔中應五明動相資安得爲蒞明之主然則六二所云往得疑疾何居曰六五亦受上六之蒞如周公勤勞王家二叔流言而成王勿察也九四以剛處柔豐蒞亦甚下求夷主以動資明不宜上而宜下非不遇於五也

射雉一矢亡 二句

離爲雉爲戈兵故取象於射雉也一矢亡言中節也以文明柔順而加之以中節譽命宜矣旅雖不取君道如諸侯

朝會義亦可通也其下士大夫仕於他國者亦然

渙王居

王居王者所都邦畿千里也渙王居者王者正位乎上聲教四訖天下一家也散小儲以爲大儲之義亦在其中矣

議德行

議德行者蓋審乎事物之變盡乎酬酢之宜朱子所謂處得恰好也議德行其本制數度其末也

弗過遇之

三句

四以剛處柔失位不中所應者初柔君子之於小人必出

讀經心解

卷一

六

之以遜接之以禮庶不至招尤賈禍若孔子之於陽貨是也恃剛以往厲必隨之又四之於初剛柔相應懼其滿也故曰勿用永貞欲其遠之和而有制不惡而嚴也或謂象以事言今以人言可乎曰待人非處事乎與象辭似無牴牾也

中孚

遠取諸物中孚最明豚魚江豚也逢風則湧利涉大川益舟行遇風式遄無滯皆澤上有風中孚之象故象辭取之鶴知夜半雞知將旦不失其時孚也又鶴爲水鳥九二坎

也故取之巽爲雞故上九取之鶴聲遠而曰在陰務內之象孚也九二中實是以似之雞聲近而登于天務外非孚也巽爲高上九已亢是以似之觀九二之子和則知上九之貞凶君子可以有志於本矣

小過上六

乾上九亢而不遇於下也小過上六亢而不遇於上也鳥飛過亢則離其羣故曰弗遇過之飛鳥離之也余氏苕苕曰飛鳥離之如鴻則離之之離鳥翔寥廓羅者安能及之乎於易似不同也

讀經心解

卷一

九

鬼方

鬼方世本注於漢則先零戎是也與殷武詩朱注異闕以俟知者

未濟上九

未濟至上將變而爲既濟矣恐其急近功而有所作爲也故曰有孚于飲酒卽需之九五酒食貞吉之義又恐其溺於宴安也故曰濡其首有孚失是慎終如始卽象辭小狐濡尾之誠也夫

以言乎邇

二二句

靜者理之體也故曰主靜立極猶恐其淪於無也故以正
字足之求之卽是故曰邇也靜而正天下之大本也遠而
不禦天下之達道也周子曰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亦
此意也

神武不殺

武所以禁暴除亂易道懼以終始其要无咎可以去殺矣
非神武而孰能之乎

觀鳥獸之文 二句

鳥獸天產地宜地產也與地之間加一天字則上句似贅

讀經心解

卷一

矣地宜如周禮青州宜稻梁雍州宜黍稷之類

復以自知

復所以研其幾也方寸之間不善之念方萌卽當決去以
復於善非人之所知者此顏子之所謂不違復中庸之所
謂慎獨也故曰復小而辨於物

井以辨義

井有不易之體義有不易之理上文井居其所與論語北
辰居其所同象辭所謂改邑不改井此君子守義之學也
遷則象辭所謂往來井井此君子行義及精義之學亦文

言所謂義之和也

互卦

卦爻自二至四自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如左傳陳侯筮遇觀之否自二至四互爲艮晉獻公筮遇歸妹之睽自五至三互爲坎占法如是必有所受之矣且爻辭以互體取象者甚多不止大壯之五六雖注易之家不無增會而亦不可盡非也自王弼不取互體宋儒因之遂爲世所病蓋本卦不易也之卦變易也互卦交易也

讀經心解



卷一

三

讀經心解卷二

會稽 沈棣 雪友

古文尙書

古文尙書前漢藝文志云孔騰所藏魯恭王壞孔子宅於壁中得之博士孔安國以較伏生所誦增多十六篇而訓傳其義會巫蠱事起閣廢不行隨自相傳授晉世祕府有古文尙書永嘉之亂與今文尙書並亡東晉梅賾始得古文尙書之傳上之學徒遂盛陸德明云馬融傳鄭康成注非古文也孔氏之本絕是以經傳所引古文尙書馬鄭杜預皆稱逸書吳才老云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佞屈聳牙遂疑其僞從此議者紛紛余讀孔衍書及劉歆傳漢成帝時劉向奉詔校定眾書以古文尙書爲時未施之故不紀於別錄哀帝時劉歆欲列於學官帝令歆與博士講論博士或不肯置對劉歆移書讓之諸儒皆怨大司空師丹大怒奏歆改亂舊章歆因忤執政大臣爲眾儒所訕求出補吏其時黨同門妒道真已復如此才老諸儒得無如歆書所云有隨聲是非之意乎逸書之名出前漢書儒林傳所以別於伏生所傳禮記引君奭上帝周田

讀經心解

卷二

觀文王之德鄭康成曰古文爲割申勸甯王之德豈得謂未見古文尙書德明第勿深考遂以傳疑至其文辭每多平易似屬漢儒潤色之書如禮運出於家語二戴所記多有不同史記引書與今文古文往往不合以彼例此安在其不然也若斤斤於字句間斥之爲僞抑末矣今文古文存者五十八篇孔穎達所謂史非一人辭有詳略也顧亭林諸人因其稍有不類毛舉而痛非之未免惑矣

異哉

異哉孔傳異已也退也言餘人盡已唯鯀可試無成乃退

讀經心解

卷二

二

此時帝方咨岳甯有餘人而盡已之乎蔡注異義未詳亦因傳義未爲允也蓋異與異同列子何其異哉可見岳言鯀之才器異於他人勸帝試之也

贖刑

舜典象以典刑謂墨劓宮刑大辟此刑之重者流宥五刑此法外之仁如共工驩兜或無比埒之條或在八議之列宥而流之以禦魑魅也鞭作官刑朴作教刑此刑之輕者金作贖刑則兼罪之輕重者而言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舜之制也輕刑怙過不悛而得贖重刑情法可議而不得

贖於宥過刑故之義何居律文殺人者死過失殺人者收贖歷代相因未之或改大辟猶然况其下者乎舜之贖刑其詳雖不可考但舜典古稱夏書呂刑書序亦稱夏贖刑經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呂爲伯夷所封之國意者呂命卽伯夷所降之典夏史細之穆王損益其書以詰四方與五辭簡孚正于五刑此情法之相麗者則刑之五刑不簡正于五罰此情輕法重者則罰之耳或曰夫如是何不降一等刑之而贖之乎曰古人有言斷者不可復屬如大辟減而爲宮宮減而爲剕皆斷支體傷肌膚之事其情可恕

讀經心解

卷二

三

其法可原或因眚災致罪概從而刑之仁人豈忍出此乎贖者濟法之窮而非以爲賄也難者又曰禮疑獄汎與眾共之眾疑赦之益免之也旣疑而赦之又從而罰之非以利而何曰此之疑謂疑於情疑於法非疑於辭也五辭不簡自有正于五過之法矣皋陶之稱舜曰罪疑惟輕亦未嘗概免之也畿內疑獄贖鍰之數歲入幾何而謂之以利立此法乎且一篇之中哀矜之意溢於言表其曰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精微博大直與謨典相同似屬伯夷之訓而孔子取之也若情法旣孚而猶論贖則富者生貧者死開

利路而傷治化蕭望之之言是也所謂古無贖刑朱子嘗疑之

竄三苗于三危

竄三苗于三危竄孟子作殺三苗在荊州之域其君有罪亦不必驅之數千里於雍州之三危而殺之也艾氏南英辨之而尙有未盡左傳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注上蔡字應作絜字上殺下米正義曰說文絜散之也絜爲散放之義故訓爲放則三苗之殺亦應作絜蓋三苗黨惡實繁有徒遷之三危恐聚而復亂是以放之以全其生散之以少

讀經心解

卷二

四

其力仁之至義之盡且與分北三苗之文亦有合也

月正元日 二句

孔傳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卽政故復至文祖廟告蘇氏曰受終告攝此告卽位也春秋國君皆以遭喪之明年正月卽位於廟而改元孔氏曰喪畢之明年不知何所據也愚按孟子云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云云又云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孔傳亦據孟子也舜爲百揆堯崩之後百官總已以聽禮也喪畢避去將還政丹朱也迫於天命人心而後卽天子位與繼世爲君者固

不同也

帝曰來禹 一節

予思日孜孜承臯陶朕言惠可底行也臯陶復問因述治水之事已見勉勉於前猶欲勤勤於後欲帝納迪德知人安民三者行之弗替也若只自述其功臯陶何不云嘉乃丕績而曰師汝昌言讀者固可神會而得之矣

濬畎澮距川

今使治河不復禹之故道欲免潰決必不能矣水之大江與河等而江之患不至於河者有洞庭彭蠡諸湖爲匯也

讀經心解

卷二

五

其勢滅其流緩可以徐徐入海而患消矣以禹迹而論河之所瀦止大陸澤耳與江之有諸湖異而千餘年無水患則畎澮爲之也治河必自畎澮始今以大河南北之地而開畎澮以周官匠人丈尺計之其受水處不下洞庭彭蠡諸湖凡遇中原淫潦水之不入河者十之四五而下游之勢殺矣然則畎澮之不可驟復奈何曰不泥於禹之迹而師其意而已擇其地之下者或掘爲池或修爲圳或障爲陂使壤地之水皆有所容不但田疇得資利賴而河焉有不治者乎此利一興雖勞費甚巨亦大河南北萬世之利

也嗚呼吠澮濬而河治阡陌開而河壞其效可觀矣

九河

河由碣石入海其說尙矣王橫言往者天常連雨東北風大起海水溢而南出寢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按九河爲海所漸經傳並無明文果有其事所漸者不過如河之滯耳若廣袤皆數百里則海水焉得而漸之乎王橫所指九河俱應東注與又北播爲九河之經文不符漢書河渠志許商云九河自鬲津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里同爲逆河爾雅注徒駭在成平邢疏鬲津在鬲縣此彰

讀經心解

卷二

六

明較著者眾說紛紛爲王橫左袒蓋泥於夾右碣石入于河耳不知碣石乃入河之準望如臺灣之廈門浙江之觀音山馬明衡之說最確非河至碣石始入於海又按古河入海在天津大沽口較碣石近五百里禹不應於三面環海之地使河曲折紆回播而爲九而後入海以勞兗州民力爲也顧甯人肇域志以山東海豐縣之馬谷山爲古碣石則入河之後始至碣石於經文似倒當以漢書地理志驪城縣之碣石爲合驪城今爲直隸之撫甯縣屬永平在唐虞則冀州地

三江既入 二句

鄭氏康成曰左合漢爲北江右合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蘇氏軾因之庾仲初吳都賦注以松江婁江東江爲三江蔡注因之導江有北有中不言南江者省文也南史王僧辯傳陳霸先帥甲士五萬出自南江則南江之爲彭蠡蕭梁猶稱之若以江漢會於漢陽合流數百里而後與豫章江會不復可指爲三則經文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其又何說且洞庭何以謂之九江震澤何以謂之五湖又鄭康成以爲三江既入於海不入震澤猶爲確論墨子曰禹治天下南爲江漢東流注之五湖溧水縣置五堰以絕大江明初立爲東垣至今賴之益東垣左高右下正統嘉靖江流泛漲蘇常俱被其害震澤安能底定乎若以震澤底定歸之松婁東江費疏鑿者雖小必記則當云三江既導不當云三江既入也禹貢書法小水合大水曰入非疏鑿也

九江

湖南諸水以百數經稱九江舉其大者言之諸水皆匯於湖經文導江東至于澧楚辭所謂澧浦過九江卽洞庭湖

讀經心解

卷二

七

至于東陵卽巴陵也禹貢不言洞庭而言九江洞庭之名起於戰國國策所謂洞庭五渚者故書止稱九江耳九江不著其名不言其處因匯爲一湖故畧之否則九江旣入於經而獨遺洞庭巨浸且不得與揚州之彭蠡震澤並稱耳以洞庭爲九江始於宋初胡旦其論較確未可因其近而忽之也尙書孔傳云江於潯陽分爲九道云云今潯陽以下江流具在並無分爲九派者又以烏白諸江爲九江劉歆以爲入於彭蠡澤夫入於彭蠡猶得謂之九江豈入於洞庭卽不得謂之九江乎又通典廣濟縣蔡山出大龜

讀經心解

卷二

八

書曰納錫卽此經言貢而繫之以地如考工記所云遷地勿良也果如通典何不云蔡山納錫而曰九江納錫乎况潯陽廣濟俱在揚州何得以揚州之水之物而雜之於荆州其謬乎其不謬乎至湖南九江之名諸儒亦有同異禹貢旣無明文姑從闕疑之例可耳

雲土夢作乂

江南爲夢江北爲雲以其跨江相比而謂雲夢羅氏泌之論是也其曰雲在前爲水所沒至是始得爲土夢在前雖土未可作至是始可作而乂之夢地差高而雲下者非也

蓋旣爲土何不可樹藝天下地勢北高於南雲地差高已
洞而爲土夢則夏秋水長淪而爲澤冬春水退民收甃麥
之利至今猶然故不曰土而曰作乂也

黑水

禹貢黑水凡三見先儒繁稱博引彼此是非迄無明證蓋
因雍梁邊境夏商以後淪爲異域地名變易者多難以指
數耳我朝西南諸國悉主悉臣驗之聞見徵之載籍山
川形勢尙可考而知也薛氏曰梁州北界華山南距黑水
黑水今瀘水也禹貢雖指瀘本作盧沈括筆談夷人謂黑

讀經心解

卷二

九

爲盧至唐以名金沙江迄今入江之處尙名瀘店則金沙
江爲梁州南界無疑也雍州黑水酈道元水經注出張掖
雞山南流至燉煌自唐貞觀年間行李往來已不聞有此
黑水則酈說非也杜佑所稱湮涸者更涉無稽又括地志
云黑水出伊吾縣北東南流至鄯州又東南至河州入黃
河地理今釋今黑水上源爲流沙所壅其下流爲大通河
在瓜州之南歷西甯衛東南至河州入河西甯卽唐之鄯
州按黑水東注南行特小屈耳在雍之北境非西距也與
經文不合又水道提綱云布隆几勒河疑古黑水自靖逆

廳北流又西三百餘里經安西府又西百里至古沙州又西北緒爲巨澤曰哈勒池此水原屬北行西行不過稍折其外卽流沙也與禹貢雍州黑水較爲近是梁州黑水則入于江雍州黑水則匯爲澤皆不入南海導川黑水李元陽所稱雲南瀾滄江者近之元史至元八年大理勸農官張立道使交趾並黑水跨雲南以至其國水道提綱瀾滄江番名拉楚河一出西藏之古鹿石山一出巴喇克拉丹蘇克山至又木多廟前而合至雲南麗江府曰瀾滄江經雲龍州永平縣順甯府鎮沅府威遠土州入阿瓦經安南爲富良江入于海三危山在雲龍州或源或委與禹貢悉合且帝堯治歷羲叔宅於南交禹迹所至亦其宜也雲南瀾滄江路江最大路江由緬甸出境應入西海非南海也水道提綱疑潞江爲禹貢黑水者亦非也

三危旣宅 二句

魏書中山公杜豐帥精騎追吐谷渾被囊渡三危至雪山酈道元曰三危山在燉煌南括地志因之程大昌以在宕昌非也宕昌在四川古梁州之域非雍州也左傳先王居橐沓於四裔以禦魑魅注四裔則三苗在其中允姓陰戎

之祖與三苗俱放者瓜州今燉煌縣按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經典並無明文蓋三苗種類非一允姓或卽三苗之祖耳瓜州唐分爲瓜沙二州燉煌今爲鎮西府治又吐蕃宕昌皆與三苗同祖或舜時分北或後來遷徙俱未可知耳

幡冢導漾

六句

桑欽水經漢水南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于江地理今釋大別山在漢陽縣東左傳吳師伐郢楚子常濟漢而陳目小別至於大別胡氏曰今漢陽軍之大別山江東卽江夏

讀經心解

卷二

十一

郡前漢書地理志師古注始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京相璠春秋土地名亦曰漢東山名也在安豐縣南雖杜預鄺道元孔穎達已辨漢水非由安豐入江立異者至今不已羣言淆亂漢水入江之路猶存也安豐卽今之霍邱縣如謂江漢相合古今不同自漢陽至霍邱一千五百里並無斷潢絕港且霍邱地勢仰高水皆入淮無入江者余至漢口扁舟上下見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陂與鄴道元水經注合所異者北流入江秋水時至有從關口南行入江者詢之邑人則漢水故道也蓋大江東下漢水入江北流爲順

故自南而北耳史乘不記遷徙時代遂邈焉難稽大別山
一在霍邱一在漢陽師古諸人誤以霍邱之大別爲漢陽
之大別耳左傳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
與楚夾漢云云淮汭在新蔡縣豫章在安陸縣吳師由新
蔡南至信陽入於安陸大隧直轅冥阨皆在信陽左司馬
戎欲斷吳師歸路是以塞三隘道使子常沿漢而與之上
下憑險自固不使吳師渡漢侵軼及郢也吳師知難而退
自西而東子常信史皇諸人之說濟漢而陳當在漢川縣
蓋小別卽漢川之甌山是以紀地者云自小別至於大別
也吳師敗楚柏舉隨從楚師而西柏舉在麻城縣不應復
至霍邱左氏生當其時錄爲實證非誤也

東迤北會于匯

匯孔安國以爲彭蠡鄭樵以爲巢湖二說也予嘗疑之蓋
彭蠡在大江之南不應曰北匯巢湖在大江之北似矣然
禹貢書法兩水相敵曰會若巢湖當曰瀦不當曰匯也謹
按地圖大江迤邐東來至巴陵折而北注漢水自襄陽南
流至大別山乃與江合則北會乃漢而非彭蠡巢湖也吳
幼清之論爲是其不曰漢而曰匯者蓋大別山以北每遇

水漲卽成巨浸言匯則漢自見孔傳鄭志於經文不合吳幼清則語焉不詳或疑爲衍文或指爲誤字職此之故或以禹貢書法謹嚴導漢旣稱南入于江導江不應複載是又不然蓋南入于江言水之所入北會于匯言水之所至也導洛言東北入河導河言東過洛汭禹貢書法如是是不同

怠棄三正

怠棄三正馬云建子建丑建寅爲三正鄭康成云堯用子正舜用丑正夏用寅正蔡注因之竊思伏羲作歷起於甲寅黃帝歲起甲寅俱用人正堯典所載鳥火虛昴皆與分至相協舜之巡狩俱與時序適符未聞用于丑之正也怠棄夏正罪固當誅若前代之正不棄之將奉之乎正古與政通尙書以齊七政史記歷書作七正蓋以日月五星言之則爲七政止言日月星則三正也

邦伯師長 二句

邦伯孔傳以爲二伯林氏子奇以爲邦之諸侯又有以爲專主內諸侯者遷都大事四方諸侯豈無助役於王室者周公營洛侯甸男邦采衛見士于周於盤庚何獨不然應

兼內外諸侯其義始備

時哉弗可失

蓋因紂之昏暴已甚救民水火之中不可稍緩此聖人不得已之心與後世乘時規利者不可同年而語也

歸馬于華山之陽 二句

牧事盛世不廢觀周禮及詩可見放牛歸馬武王欲掩武修文歸之於牧地耳若如正義使之自生自死若野獸然則干戈甲冑更爲凶器將如始皇之銷兵耶其不然明矣

我之弗辟

讀經心解

卷二

十四

我之弗辟鄭康成詩傳言周公以管蔡流言辟居東都孔氏書傳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則無以成周道後儒遂以鴟鴞詩作於誅管蔡之後按既曰流言乃無根之語不知爲何人之辭公何從而戮之何忍而戮之居東二年始知流言之爲管蔡其啓商碁間當在此時若管蔡武庚既伏其辜王室已安何云無毀我室乎曹氏粹中以爲周公任武王付託豈當長避小嫌坐視宗室之顛覆則又未然周公雖去大公元老召公大賢坐鎮有餘何慮宗社顛覆且武庚已叛周公奉辭伐罪有邦御事尙復畏難力諫况以公

當年麋子國落帆應見月如圭

詞賦梁園興自豪翩翩麗藻絕塵囂班香宋豔漲誰賞流

水高山祇獨操今我湘濱點贈帶故人天末感同袍蓮花

幕裏如相問潘鬢如今有二毛

故人屠極六張
燦庭俱在衡幕

秩軒以詩留別草草答和次日復以詩來再疊前韻

天涯蹤跡歎羈棲小墪初驚迸筍泥料峭春風花信晚蕭

騷雪片雁聲低恰看芳草愁無限欲結垂楊意轉迷峒嶼

若還尋禹迹慇懃爲我問元圭

水部才名絕代豪輕帆迢遞上神囂芳蘭楚畹堪爲佩桂

兼山堂詩集

卷二

五

櫂湘江自學操落落高唵同白雪萋萋春草妬青袍兩株

桂杏依然在伫看凌霄起鳳毛

斜陽

飛鳥已歸山斜陽猶戀樹千林落葉聲一片悲秋賦

道士峽

莽莽散花洲蘄黃控上游四山圍楚塞孤嶂折江流日抱

龍龕暮天盤鶴鶴秋長風凌駭浪慷慨戒行舟

四方諸侯之接於衛者則惟君惟長亦應指康叔之鄰國而言蓋康叔當日必爲諸侯之長如林氏之奇所云武王以慎罰之典欲康叔勉之於友邦也下汝亦罔不克敬典觀汝亦兩字始爲康叔誠耳亦者承惟君惟長而言康叔旣勉其友邦猶不可不自敬典以裕民也

爾大克羞者惟君

孔傳云大能行老成人之道則爲君矣未免紆曲觀下克羞饋祀則羞者以蔡傳養老爲長惟君注云未詳按禮記文王世子王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於東序蓋

讀經心解

卷二

六

爲君命以養老也

用牲于郊牛二

冬至祀天於圜丘夏至祭社於方澤見於周禮大司樂則南北郊之說信而有徵宋儒胡五峯以南北郊並設是家有二主以爲非禮然則祭日於壇祭月於坎各有定處何獨於北郊而疑之至合祭者比之夫婦同牢先王制禮不應瀆神至此若如所云則應用一牛何以曰牛二注疏以一爲帝牛一爲稷牛禮冬至祀天於圜丘以后稷配季秋祀帝於明堂以文王配季秋大祀尙不以后稷配况營洛

之爲類祭乎且祀社以句龍配社於新邑應用二牢何云
牛一羊一豕一乎或以郊社之禮見於中庸安得謂社非
祭地曰社之祭有二故同名而異所也王自爲立社曰王
社其北郊乎祭用犢爲羣姓立社曰國社在國之右用太
牢然則周之祭天地分而不合可知也北郊非後儒增會
亦可知也

以秬鬯二卣曰明禋

以秬鬯二卣爲事周公者蘇氏軾也蔡傳因之以爲命周
公明禋於文武者王氏安石也其說本之於孔傳今考周

讀經心解

卷二

七

禮秬鬯所以供祭郊特牲諸侯爲賓灌用鬱鬯亦見於天
子之禮則然其他如宣王之於召穆平王之於文侯賜鬯
以命之祭非爲饗也周公在洛旣未朝正錫鬯何爲且祀
神一豎享公加之以二其義更屬何居似不如從孔傳爲
長又孔傳云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致告文武則恐未然
蓋明王之治天下君臣交儆日慎一日豈敢以太平告之
宗廟乎其明禋之典當在自洛歸鎬時也天子巡狩歸禮
當格於祖禩成王相宅還鎬較之巡狩重矣洛則文武之
廟在焉禋於文武禮亦宜然於上下文義尤爲聯貫或曰

成王還鎬必告周廟復告於洛可乎曰周禮都家有先君之廟國有大故使都宗人家宗人禱祀相宅乃非常之典雖告於洛不亦可乎

戊辰王在新邑 二節

孔傳成王既受周公誥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到洛明月夏之仲冬始於新邑烝祭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特加文武一牛告曰魯周公立其後爲魯侯王命周公後爲命伯禽朱子已辨之矣其曰王以十二月戊辰到洛明月夏之仲冬始於新邑烝祭夫周之十二月建亥之月夏之十月也夏之仲冬建子之月周之正月也傳云閉蟄而烝注云在建亥之月何云仲冬始烝又烝乃時禘七廟之主在焉且祭不善嘉事不費多品褒德賞功何獨告於文武而復加一駢牛蔡傳命公後爲命公留後於洛較孔傳爲長其曰烝祭之日特牛告神夫祭有常品旣不可加豈可減乎烝祭則猶用孔說也按通考古者宗廟有正祭有告祭正祭如時享禘禘告祭有大事告於宗廟云云又參之特羊告朔則命周公後乃告祭而非時祭也古者記事月必繫時其不曰冬而曰烝祭歲者蓋卽事以見時如絳

人所生之年師曠不曰晉靈公十二年而曰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於承匡之歲之類是也

告爾四國多方 二句

四國管蔡霍與奄也多土言商王士此言殷侯尹民者指武庚國內之民也

立民長伯

正義云爲建諸侯也蔡傳長謂五國以爲屬屬有長伯如王制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是也按立政一書皆言建官不應攙入諸侯方伯長伯似指六官之長庶司之伯

讀經心解

卷二

九

耳

六年五服一朝 二句

周禮大行人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歲謂時巡之後也一年侯服來朝二年甸服來朝三年男服來朝四年采服來朝五年衛服來朝六年要服來朝如此則六年之間六服各一朝也周官不言要服蓋寬其期會以羈縻之法治之也七年至十一年五服亦如前禮間五歲一朝十二年王乃時巡要服亦朝於方岳周官周禮其制並無

不合變而通之尙有時見殷見不虞其疏不病於數懷諸侯之道盡於此矣論者誤疑周禮爲侯服每歲一見甸男采衛或二歲或三歲或四五歲各一見致與周官不符耳往來屑屑周公制禮必不若此之煩也

諸侯出廟門侯

書傳殯之所處故曰廟正義廟門謂路門卽經之所謂畢門也蔡注因之有以廟爲宗廟者考之三禮圖宗廟之制惟門堂寢廟無所謂東西序宗廟在應門外內朝在應門內若王由宗廟視朝當云入不當云出也曰出則由路門

讀經心解

卷二

二

至應門矣禮云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又云周朝而遂葬注朝謂遷柩於廟柩之朝廟在將葬之時非殯於廟也春秋僖公八年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左傳凡夫人不殯於廟則勿致也注云不以殯過廟正義云此傳及襄四年皆云不殯於廟以爲失禮知其將葬之時從殯宮出告廟乃葬非殯尸於廟中也又士喪禮掘堊見衽注堊埋棺之坎也掘之於西階下又云遷於祖注云朝廟也朝廟遂葬士禮如此天子何獨不然又檀弓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其禮

亦同至於致夫人之說三傳異辭恐左傳亦難爲典要也
苗民弗用 一節

天討有罪五刑乃自古帝王相傳之法苗民特廢置舊章
別立新法以虐其民淫刑以逞耳民之有犯及麗於刑書
者不問情之重輕罪之差等一概置之重典故曰罔差有
辭有辭指受刑者亦指議獄者言之其義始備不言大辟
舉輕以概重也漢高入關約法三章除秦苛法使肉刑爲
苗民所制舜豈尤而效之乎始淫兩字應連讀淫者過也

非終惟終

讀經心解

卷二

五

獄之不決兩造滋累非終言不決也惟終言必欲得其情
而決之也此卽上文日勤之意或恐速則聽訟不詳不能
閱實不知下言明敬五刑則五辭簡孚可見蓋君子明慎
用刑而不留獄也古傳謂非終屬上句惟終在人作一句
讀者按非終惟終與非齊惟齊非從惟從辭句相類似無
須照古傳也

非從惟從

噬嗑折獄利在艱貞恐傷於果斷而欲以其艱難處之也
非從謂旣得其情而恐有不實求其入中之出也惟從謂

反覆推求無可變易而後成獄也非終惟終戒其息也非從惟從欲其慎也

徂茲淮夷

二句

徂往也茲哉二字古通用徂茲卽往哉之謂言戎夷並起與眾往征之也大淮南北界在荆揚故曰淮夷徐戎謂徐州之戎下言我惟征徐戎魯亦在徐州之域蓋先攻其近者徐戎自戰其地且無紀律徐戎敗淮夷攜矣此亦乘閒蹈瑕之法也

讀經心解

卷二

三

讀經心解卷三

會稽 沈棣 雪友

芣苢

陸氏深曰此詩總之爲四十八字內用采采字凡十三薄言字凡十二除爲助語者才五字耳而敘情委曲從事始終與夫經行道途招邀儔侶以相容與之意藹然可掬天下之至文也卽此可見和平矣可謂善言詩矣余以爲可悟文章簡練之法焉淺深之序焉薄言采之未得之也薄言有之旣得之也薄言掇之取之少也薄言撝之取之多也薄言結之貯之始也薄言禰之貯之終也曲而當簡而詳不陵節無剩辭太和翔洽之氣宛如在目雖有作者不可及也已矣

讀經心解

卷三

一

我心匪石 一章

我心匪石堅不可移也我心匪席直不可屈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與終風謔浪笑敖中心是悼反對室家之際差池如此宜其不見答於夫也柏舟爲莊姜所作無疑

采芣苢 二句

芣苢莖比夫婦之始根比夫婦之終無以下體欲其始終

載馳

如一也卒章不念昔者伊余來暨則反照入江翻石壁矣
此詩蘇氏轍以爲戴公之詩朱子疑而未定竊以爲蘇氏
說是也左傳魯閔公二年狄人滅衛華龍滑禮孔以國人
出狄從之又敗諸河宋桓公逆諸河立戴公以廬於曹許
穆公夫人賦載馳則爲戴公之詩明矣許與宋皆衛婚姻
之國不能禦狄其勢弱也故卒章曰控于大邦誰因誰極
左傳又言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
戍曹斯時若齊已爲之援東方之國齊爲大夫人又將誰
控乎無虧出成其間車徒之徵集道里之經行非可猝辦
當在僖公元年時也若以詩之次序爲定則是詩在楚宮
諸詩之後文公國勢已定又何誰因誰極之有乎其爲錯
簡無疑許氏以戴公之立與卒在一月之間亦不可不辨
史記戴公元年卒禮諸侯卽位踰年改元戴公之卒文公
之立當在僖公二年也

鄭聲

鄭聲蓋言聲調也詩不過樂之一端耳季札觀樂於鄭曰
其細已甚已甚謂過也過卽淫也不曰淫而曰細淫於羽

調亦如樂記所謂聲淫及商也若謂鄭男女相說之詩至七之五故夫子以鄭聲爲戒則齊之南山敝筍諸詩無復人道而夫子何不與鄭一例放之卽以鄭詩而論緇衣之好賢羔裘之大夫女曰鷄鳴之夫婦此與二南何異而皆禁絕之乎且此外淫詩甚多何不槩之曰放淫詩而曰放鄭聲乎朱子注論語鄭聲止言鄭國之音注孟子亦言鄭聲淫樂注詩異是亦未定之論耳然則淫詩不當放乎曰古者祭祀朝會凡樂章所用之地所用之人各有一定周南自關雎葛覃卷耳以下皆不列於聲歌何有於鄭若宴

讀經心解

卷三

三

享賦詩酬答左傳載六卿所賦者不出鄭志而朱子亦以爲可斷章取義何放之有吾聞之夫子曰思無邪

蘭

方秉蘭兮有蒲與蘭詩凡兩見傳云蘭蘭也韓詩云蓮也三月上巳安得有蓮而采之詩傳是也澤陂三章首句皆言有蒲其下變文言荷言蘭言菡萏安得雜之以蘭韓詩是也名同物異言各有所當也埤雅荷總名爾雅其華菡萏其實蓮疏有蒲與蘭作有蒲與蓮

蒼蠅之聲

蠅聲與鷄鳴大小迥異以宮闈深邃雞棲甚遠故聞聲而誤也有以爲后夫人入御於君太師奏雞鳴於階后夫人鳴佩玉告去者夫奏鷄鳴卽奏鷄鳴之詩如笙吹鵲巢是也聞樂在先作詩在後恐不然矣

杖杜

杖杜詩與黃鳥異人至顛連求助莫切於骨肉之親而所求助者眾黃鳥所以兼言邦族諸兄諸父也杖杜獨言兄弟者蓋悲晉之公子而亦諷晉君也晉自驪姬之難詛無畜羣公子而羣公子之於嗣君則兄弟也散於他國公室

讀經心解

卷三

四

孤矣嗟行之人謂羣公子人無兄弟謂嗣君也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作常棣於死喪急難閱牆禦侮歷歷言之其情悲以哀其音嗥以殺至今讀之不知涕泗之何從者無他察於人倫盡乎天理深且切也杖杜亦此志也厥後殺奚齊者非羣公子乃里克也分晉國者非羣公子乃韓魏趙三家也嗚呼有國家者欲其苞桑之繫惟有修身淑世飭紀整綱絕其致亂之萌而已天下之患常出於所備之外獨兄弟乎哉

無衣

無衣之作其在幽王甫滅時乎西都經文武成康之治德之漸被者深矣一旦宗社爲墟遺民豈忘先王之德乎王子與師謂平王也與子同仇言王有西戎君父之仇欲與共報之也其後襄公伐戎婦人亦知敵愾遂成底定之功則無衣一詩實與小戎相先後惜平王之無志也若云秦人好戰東遷以後王政不行於秦久矣興師何繫之以王

東門之池

毛傳池城池也水經注池水東西七十步南北八十許步水至清深不生魚草

讀經心解

卷三

五

蟋蟀掘閱

鄭箋掘閱掘地解閱謂其始生時也按管子掘閱得玉箋說是也

四國有王 二句

四國有王言王有四國此倒裝句法非鄭箋諸侯有王之謂重在郇伯勞之言郇伯代王以理諸侯故曰曹之卒章傷天下之無霸

六月食鬱及藟

詩傳鬱棣屬藟藟藟也朱注因之爾雅常棣棣唐棣移陸

璣疏鬱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色正赤食之甘本草
鬱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棗生高山川谷或平田中
小雅唐棣疏唐棣萸李也一名雀梅一名車下李則鬱乃
萸李也因本名移故曰棣屬萸博雅燕萸萸古也本草
蔓生苗葉與蒲萄相似而小按萸從草不從木陸璣指爲
郁李似未確也

我東曰歸 二句

軍士奏凱而歸旣無鋒鏑之憂復有室家之樂而曰我心
西悲者蓋行役日久未知其家安否何如若唐人所謂近
讀經心解 卷三 六

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也周公於民隱無所不燭所以爲
天理人情之至也

鄂不韡韡

詩箋承華曰鄂不當作拊鄂足也朱注用傳與鄭箋異余
祖自晉以後世居荆溪卽餘不溪也上有餘英社則鄭箋
似較傳爲長華鄂相承以興兄弟相順於義尤切

出車

首章二章言南仲受命出軍也三章言南仲城於朔方以
固其本且無使逼處也其曰玁狁于襄乃預期之也若非

預期豈有以獫狁之眾坐視成城築畢而遁乎不戰而屈人兵恐亦無是理也四章言其往來之候五章言伐獫狁也爾雅八狄在北七戎在西此正義所以有南仲已平獫狁復伐西戎之注也史記匈奴傳北有林胡樓煩之戎則狄亦可名之曰戎其曰西戎者自獫狁論之固在宗周之北自天下論之則獫狁又在九州之西也不曰薄伐獫狁而曰薄伐西戎者變文以叶韻也六章言獫狁已定師旋則在春初凍釋歸里則在春暮也脈絡井然惟四章錯綜見意耳

讀經心解

卷三

七

眾維魚矣

二句

北土多疏溝澮僅可備澇難以禦旱觀孟子答徐子之言可知也眾而維魚則雨澤時至無虞憂旱百穀成矣故爲豐年之兆

赫赫宗周

二句

正月先儒爲東遷後詩朱子亦從闕疑之例孔疏謂詩人明得失之迹見微知著者得之記曰亂國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今此詩怨而不怒哀而不思其非東遷以後之詩明矣不甯惟是周爲狄滅無人不知何以云曠烏

爰止于誰之屋乎幽王被弑所謂無棄爾輔終踰絕險者望之何人所用羣小自必并爲臣僕豈能保其屋與穀乎褒姒威周亦如晉人所言好家居織兒欲撞壞之耳吾故有取於孔疏也兩無正篇言宗周既滅亦同此義

皇父卿士

左傳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杜注卿士王卿之執政者後云周人將畀虢公政則杜注是也皇父雖不言所居之官蓋以王卿而執政如禹以司空而宅百揆也

解我覯爾

讀經心解

卷三

八

解新也儀禮士昏禮腊必用解疏義取夫婦日新之義解我覯爾言與爾新見猶言初見也

由醉之言

二句

鄭箋云女從行醉者之言使女出無角之毀羊脅以無然之物使戒深也朱傳因之醉者既昏亂不識豈脅之以薄罰所能知警乎俾出童毀乃醉者之言以見昏迷之狀與匪言勿言匪由勿語正相反也上二章指威儀之亂此指言語之亂也

上帝甚蹈

蹈詩傳訓動朱注訓神於下文似未貫串韓詩外傳作上帝甚愜蓋愜者過也貪也言王過於誅求無得自暱而取瘵焉

綢直如髮

古字如而通用垂帶而厲內則注作垂帶如厲則綢直如髮亦應作綢直而髮矣又洪範而康而色而訓汝綢直如髮蓋言都人之女綢直其髮也綢詩疏解爲綢密

迺立冢土

二句

國主於社教民美報焉郊特牲唯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

讀經心解

卷三

九

田國人畢作使民無不咸獻其力戎醜攸行蓋言立社共勩其事也又曲禮天子將出征宜乎社此天子之禮春秋列國言戰多矣不聞其宜於社也黃氏一正以爲凡出軍必先宜乎社故特舉以爲服昆夷之端雖祖述傳注之意然細玩詩辭似密而實疏也

取羝以軋

三句

月令孟冬其祀行蓋陰往陽來故祭之也至此則宗廟五祀之祭畢矣以興嗣歲言將爲來歲之祭如頌所謂以似以續也

昊天曰且

禮郊特牲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鄭注且應作神篆字之誤昊天曰且且字亦應作神又神讀如禪如焦仲卿詩念與世間辭千萬不復全故作不其計勿復怨鬼神是也與及爾游衍韻亦合矣

流言以對

流言謂如水之流順而不逆也小雅曰巧言如流與書二叔流言文同義異

抑抑威儀

二句

讀經心解

卷三

十

維德之隅鄭箋德必嚴正謂如宮室中有繩直外有廉隅也蓋言不過乎其則如孟子所稱動容周旋中禮爲盛德之至是也根心生色自然之符動與禮會聖人之德也敬爾威儀無不柔嘉賢人之學也抑詩與大學中庸相表裏而於威儀諄諄致戒武公有以窺其深矣成王以示羣臣曾子以示孟敬子孔子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示顏子亦此志也修身之要爲政之本胥在是矣

執競

周公制禮作樂則祭祀樂章爲周公手定無疑然成王康

王有周賢主何得廟祭無詩序以執競爲祭武王之詩孔鄭亦遷就其說但因文求義咏成康者非一曰不顯曰自彼則歐陽氏修以爲祭成王康王之說較毛鄭爲優首言武王蓋推本受命之君而言如元鳥爲祭高宗之詩而首言武湯也呂叔玉曰樊遏執競也其言未見所本周禮鍾師共有九夏樊遏屬之執競肆夏屬之時邁渠屬之思文其餘六夏又何詩乎呂氏之說亦不必深泥

爲下國綴旒爲下國駿厯

公羊傳君若贅旒然非頌揚語詩考作爲下國暇郵本禮

讀經心解

卷三

十一

記注郵謂民之郵舍言成湯施布仁政爲下國諸侯在暇民之處使不離散也似爲得之駿厯注云馬也儼人必於其倫而况君乎况儼之以馬乎荀子作爲下國駿蒙駿者大也言成湯之德徧覆下國如旃幪也似爲近之

讀經心解卷四

會稽 沈棣 雪友

疑事毋質 二句

質成也疑以傳疑勿增會以成之也橫渠云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疑事毋質云云卽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之謂繫辭曰隨無故比物此志也

分爭辨訟 二句

決謂決獄也非禮不決如王制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今律犯罪親屬得相容隱盜則服愈親而罪愈輕姦則服愈親而罪愈重之類陳注止以聽訟言之於義似爲未盡

卜筮不過三 二句

古者卜筮俱用三人以參考吉凶故洪範言三人占從二人或有卜筮兼用非襲也襲謂旣卜再卜旣筮再筮易之所謂再三瀆也

僕展軛

軛鄭注車轄頭輶也舊云車欄也按楚辭倚結軛兮長太息注重較也古者男子依乘所憑者軛無由倚轄與欄結

軫爲重較則軛乃軾也國君立乘所恃爲安故僕者重之而諦視也

車驅而騶至於大門

左右攘辟孔疏君已上車車欲進行故左右侍駕陪位諸臣皆遷卻以避君使不妨車行也車驅而騶至於大門疏左右已辟故驅車而進則左右從者疾趨從車行也言左右則車右亦在內矣大門君之外門始命車右就車以備非常兩節意實相承至騶字作仕救七須兩首尙未論定其曰疾趨從行似應從七須也按荀子步中武象騶中詔讀經心解

卷四

二

渡則騶與趨同矣從行者豈無大夫士不乘而趨何也曰禮大夫士下公門況在公門以內乎出大門以外自當別論矣

子上之母 一節

孔氏三世出妻史記家語不載爲此言者獨檀弓耳孔子道德難名伯魚子思賢以承賢豈不能齊家何至婦皆不淑而相繼出之乎儀禮爲出母期伯魚先孔子卒果喪出母必孔子命之者子思甯肯廢禮忘祖而不合子上服之乎若道隆從而隆道污從而污則先王之禮俱可已意亂

之也而謂守先待後之賢者爲之乎家語後序復謂聖父
耶大夫出妻更與檀弓矛盾戰國以後誣聖自文者多檀
弓數典類多不實此其畔道之大者不可不辨

曾子易簣

賢者造次必以禮焉有平時用大夫之簣臨沒始易之者
必因曾子旣病設簣未之或知迨至童子之間始瞿然驚
覺命曾元易之耳史記卽卷以簣觀下文反席未安簣訓
席爲是爾雅簣謂之第蓋名同而物異也

子思之母死於衞

讀經心解

卷四

三

孔氏三世出妻之說予已辨之矣伯魚五十而卒其妻年
已就衰且孔子尙在必裁之以禮安有再醮事其誤由鄭
康成之注也曰伯魚卒其妻嫁於衞爲嫁母服齊衰因服
嫁母禮無明文以致韋元成游桂以爲制服非古議者止
言孔氏出妻不言再適急就篇注庶衞公族子思之母死
於衞庶氏女也王氏安石因下有庶氏之母死之文疑爲
再適陳氏澹遂以爲嫁於庶氏耳傳譌至此其可信邪儀
禮期服篇出妻之子爲母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不言嫁
母之服以出母概之省文也若云出母止絕於父故爲之

服嫁母更絕於子故不爲制服是重己而輕父也且獨不聞子無絕母之義乎門內之治以恩掩義不爲制服其謂之何從母而嫁亦無制服明文以屬毛離裏之愛將不得同於繼母乎先王制禮恐不若是之謬戾也 本朝服制圖子爲出母爲嫁母齊衰杖期求之於禮則禮無不合考之於義則義無不明深得周公遺意亦可證自漢以來羣儒之誤矣

諸侯之於天子也 四句

周禮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類以除邦國之慝鄭
讀經心解 卷四 四

注時聘無常期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殷類謂一服朝之歲五服諸侯使卿以聘禮來類天子孔疏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聘義云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此兩國相聘非聘於天子也五年一朝則合於虞書羣后四朝之文於周禮周官互異蓋因王制係漢儒雜采故事成書或間參以己意欲爲漢室一代之制不必盡以三代之禮求之也左傳子太叔曰三歲而聘五歲而朝首言文襄之霸以令諸侯則文襄爲霸制使諸侯朝聘於晉明矣

十有一月北巡守 二句

仲冬北巡守此通禮也易復卦大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后不省方者何也曰唐虞三代其都皆在三河與北嶽較近省方之日猶在至日前乎

則歲三田

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歲凡四田而曰三者蓋夏則良苗遍野以之田獵則踐踏者多矣月令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故略之耳

天子七廟 二句

讀經心解

卷四

五

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孔傳天子立七廟有德之王則爲祖宗其廟不毀故可觀德劉歆曰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預爲設數故於太甲爲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此舉古文尙書言之也韋元成等以爲始封之君爲太祖以下五廟迭毀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鄭康成云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韋元成等因古文尙書未立學官惑於喪服小記之說

其言如是由韋元成等言則太甲太戊武丁文王武王俱應親盡從祧有功德於民者雖異姓猶將祀之况祖宗乎由鄭康成言之則繼武王而有德者將限於廟制而不祀乎抑將廢高曾之廟而祀之乎且左傳云自上而下隆殺以兩天子諸侯同爲五廟則大夫何以三廟士何以一廟乎韋元成等則據喪服小記鄭康成則據禮緯緯書固不足道喪服小記亦未免傳聞異辭也斷之以書而廟制是非定矣荀子最爲近古其曰有天下事者七世於書可發明也家語穀梁傳亦同

讀經心解

卷四

六

古者公田 二句

穀梁傳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公田居中井竈蔥韭盡取焉漢書食貨志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大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百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上言九夫下言八家則夫者乃計田之數非受田之人也穀梁漢志去古未遠所記必確鄭注因之以八百八十畝而論則十一而稅以九百畝而論則九一而稅故孟子曰其實皆什一也國中民廛在城民之受田不必百畝如顏子所

云有負郭之田三十畝什一自賦與井地並無輕重之差
周禮地官載師鄭康成云王畿內餘六百萬夫以田不易
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云是以漢
書夫字爲受田之人而無公田九分取一與稅畝何以異
乎義疏已深駁之又三代田制多少不同並無定論顧甯
人日知錄云古來田賦之制實始於禹水土既平咸則三
壤後之王者不過因其成迹而已故詩曰信彼南山維禹
甸之昫昫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然則周之
疆理猶禹之遺法也孟子乃言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
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夫井田之制一井之地畫爲九
區蘇洵謂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爲川爲路
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畛者千爲遂爲徑者萬觀夫
子稱禹盡力乎溝洫而禹亦嘗言濬畎澮距川則其制不
始於周矣使夏必五十殷必七十周必百則是一王之興
必將改畛涂變溝洫移道路以就之爲此煩擾而無益於
民之事也豈其然乎蓋三代取民之異在乎貢助徹而不
在乎五十七十百畝其五十七十百畝特丈尺之不同而
田未嘗易也故曰其實皆什一也周以夏之一畝爲二畝

其名雖殊而實一矣王氏步青以爲臆說亦未考夏周之尺耳蔡邕獨斷夏以十寸爲尺周以八寸爲尺司馬法兩舉足曰步步六尺以周尺計之每步準夏尺四尺八寸以王制六尺四寸爲步準夏尺亦止五尺一寸二分夏之井疆至周末改則夏之畝數當以尺計而不以步計以周二畝當夏一畝固昭然矣雖尺步奇數稍有參差以成數言之初無大異也

凡制五刑 二節

左傳今京不度非制也制謂成法呂刑所謂刑書今之所

讀經心解

卷四

八

謂律也此指立法而言必察小大之比指用法而言呂刑所謂明啓刑書胥占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卽上之所謂天論所以弼教也意論輕重之序論其罪名之輕重也慎測淺深之量測其情僞之淺深也聽訟之法詳且悉矣恐其心有不盡也行之以忠恐其議之鄰於刻也又加之以愛此法外意也嗚呼盡之矣

是月也大饗帝 一節

時至季秋羔豚駒犢牧事有成告於天子此指養獸之官而言饗帝與嘗舉祭之重者以概輕者與上交上帝其饗

同不必主爲季秋時祭致與祭典不符

是故夫禮必本於太一 一節

太一卽道也天尊地卑禮之所生故曰分而爲天地敬屬陰和屬陽禮之所寓故曰轉而爲陰陽禮有品節四時似之故曰變而爲四時禮有化裁鬼神通之故曰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所謂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也此節言禮之本下節言禮之用也

伊耆氏始爲蜡

伊耆氏鄭康成以爲古天子號孔穎達疏或云帝堯皇氏

讀經心解

卷四

九

侃以神農當之并云其子孫爲天子者始爲蜡祭今考魏志祀天於圜丘以始祖虞舜配祀地於方澤以舜妃伊氏配古者重宗辨族曹魏去古未遠舜妃堯女而曰伊氏則伊耆氏之爲帝堯似非無徵帝堯之時禮樂明備崇德報功不應獨遺八蜡觀舜之禮于六宗徧于羣神可知也神農以耒耜之利教天下非先嗇而何其子孫遽與貓虎昆蟲同祭恐不然矣

祭百種以報嗇也

祭百種言百種爲蜡祭之一也嗇與穡通穡事以百種爲

主所以報祭百種也鄭注齋所樹藝之功使盡饗之疏云此爲下饗農及郵表暇禽獸等所起文百種則農及郵表暇禽獸等所以祭之者報其助齋之功使盡饗焉若然則祭者既概之以百又何限之以八耶經文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此蜡祭祝辭也鄭去百種而以昆蟲列於祀典何獨遺草木乎豈黍稷稻粱之功尙居昆蟲之後乎自當以張子之言爲正八神先齋一司齋二百種三農四郵表暇五貓虎六坊七水庸八

鬱合鬯

讀經心解

卷四

十

周禮春官鬱人掌裸器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鬯實彝而陳之注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先鄭云鬱香草十葉爲貫若蘭和之以鬯所謂鬱合鬯也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注秬鬯不和鬱者詩秬鬯一亩毛氏萇曰鬯香草也築者合而鬱之曰鬯疏黑黍之酒自名鬯不待和鬱也又曰古今書傳香草無稱鬯者按書以秬鬯二亩曰明禋傳黑黍曰秬釀以鬯草禮緯鬯草生庭則先鄭毛氏禮緯皆言鬯是香草已有徵也且古書傳亦無稱酒爲鬯者如果是酒非草則應屬之酒人若云酒以秬別則應名爲秬人不應

名爲鬯人且記曰鬯白以秬枲以梧酒可搗乎若云以之搗鬱則應名曰鬱白其曰鬯白則謂之何然則鬱也鬯也秬也固三物也說文云以秬釀鬱草芬芳攸服以降神也後儒沿襲此說鬯與秬合而一之鬱與秬與鬯三而二之矣

追王

武成已稱太王王季文王則追王之典當在丁未祀廟之時大傳與武成正可互證所小異者祭奠之地牧室周廟之不同耳中庸言周公追王此必追王之禮武王制作未讀經心解

卷四

十一

追命公詳定之非公創制天下自顯庸也且中庸明言武王末受命則追王不在周公攝政之年與書與禮正可彼此發明也

罕譬而喻

後漢書第五種傳羽請往譬降之注譬喻也譬之爲諭蓋當日方言范書層見疊出陳澧注比方之辭少殆非也

百度得數而有常

百度得數而有常此指樂之器也如宮數八十一商數七十二角數六十四徵數五十四羽數四十八三分損一隔

八相生及敵之鉏鋸二十七長尺柷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之類鄭注以爲晝夜百刻應氏鏞以大而日月星辰之度小而百工器物之度皆是黃鍾爲萬事根本於理固無所不包但此節所言者樂不必求深反廓也

窮本知變 二句

大樂與天地同和此窮本也揖讓征誅樂因之異此知變也情者實也與性情之情異

聲淫及商

鄭康成曰淫貪也時人不曉武音謂此歌聲爲貪商似屬

讀經心解

卷四

十三

未融蓋商者以調言之非殷商之謂淫者如後世曲調之有犯聲國語牧野之音皆尙宮謂樂以宮而犯及商調則未免殺心熾耳故曰武王之志荒也

左射貍首 二句

周禮樂師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與儀禮士射歌騶虞不同者蓋周禮專言之也儀禮兼言之也騶虞固上下通用之樂舉士則諸侯大夫可知矣樂記與儀禮同騶虞而曰右射地道尊右故也

以朝及闇

夏后氏祭其閭晦昧未分時也殷人祭其陽在向晨也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鄭注以爲終日有事得毋禮繁則亂乎詩夙夜在公徐氏常吉云夙夜非自夙至夜乃夜之夙耳周之祭日以夏之闇及商之朝耳先朝後闇亦如夙夜在公之便文也

詩之好仁如此 七句

自棄學之大患也恐其無成而止之是自棄也年數不足中道而棄者有矣乃竟不知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則是弗能弗措無不可學之道無不可學之時所謂一息尙存讀經心解 卷四 三

以直其政

此志不容稍懈也至此乃爲好仁之盡直其政方其義引易文言以明深衣之直方耳正義云欲使政教直未免求深反淺文言政作正古字通用說見意棄三正條

月之三日而成魄

孔疏三日成魄謂月盡之後三日而成魄陸氏佃謂望後三日宋儒謂十六日月始缺時按朔日謂之死魄二日謂之旁死魄曰死魄是無魄也三日明生而魄亦成矣楊子

日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者是若在十八日則成魄之義何居若在十六日則三日之義何居又魄者月之有體無光處孔疏謂明生旁有微光處語不可了耳康誥哉生魄哉始也卽載魄於西之謂其月之三日乎武成旣生魄旣已也卽終魄於東之謂其月之十六日乎

讀經心解

卷四

古

跋

沈君鶴汀以其尊人雪友先生所著易書詩禮心解各一帙見示詮釋引證皆有獨見不屑爲依坵之說信解經之精本也昔姚惜抱翁之言曰尋究其所疑或考而辨之據吾一說以爲古君子拾遺補闕雖未必盡當而非不可爲則知窮經立說亦有心於學者所應爲之事古人之解不一擇善而從之可也與古人故爲異同以自新其解不可必堅坵一家之言而不變漫無可否以謙退爲飾陋之地尤不可先生少方學從方文翰翁蓼野兩先生遊後棄舉

讀經心解

跋

五

子業專致於經世之學足跡半天下所至名公鉅卿遇事悉咨訪之先退齋太守兄其故交也先生居楚南最久熟悉於苗峒情勢常著書列條目六曰種類曰管束曰教育曰輸將曰四至曰風習瞭如指掌厥後大軍有事於苗得先生之書勦撫始得其法此其通經致用之明徵也百菊溪相國謂先生平反大獄數十年無不允當予讀其書如易卦訟之六二解曰訟而不已必有廢置之憂其邑人亦有株連擾累之患不克訟不特二无其咎邑人亦无咎也於書金作贖刑解曰贖者濟法之窮而非以爲賄輕過怙

惡不悛而得贖重過情法可議而不得贖於宥過刑故之
義何居可識先王之稟經酌憲以助政事雖不得位自爲
而澤之陰及於人者深矣豈尋章摘句小儒可同日語哉
鶴汀遊幕邵陽以先兄有道義交屬序於余爰跋數語以
志嚮往

道光八年五月南豐譚光祐拜書

讀經心解

跋

六

兼山堂文集

會稽 沈棣 雪友

潘達岸詩集序

余方弱冠羈跡江南樂與仁賢遊處側聞有潘達岸先生欲往求之常不可得先生經明行修恪守先正矩矱工制義家言壬申 恩科闈中得先生文已定第三人因表文不及格令隨落副車同里周白民最爲宿儒以青衿老先生復遭摧抑豈非有數存耶尤好爲詩歌蕭疏閒遠味在酸鹹之外使其出入承明必有卓然自見於鄉薦後初不

兼山堂文集

永年所就遂止於是可爲江左人才惜也先生詩時時爲人取去冢嗣養泉收拾於零統斷簡之餘彙爲一卷雖不足以盡先生然觀其陶詠性情刻畫物態非工於詩孰能與此可以流聞當世而傳之無窮養泉將付梓徵敘於余日月不居自顧已成白首向時師友零落殆盡無有存者距先生之棄捐賓客已三十四年矣以余瓠落無成何足爲先生增重而不能已於言者聊以塞養泉之誣諉且誌夙昔向慕之意云爾養泉少失怙能護持先集以傳可謂賢矣弁書之以貽來者

李聞舉何秩軒南嶽倡和詩序

予長年作客沿湘上下望衡九面時或遇之乙亥首夏與芷園黃太史杖策登山危峯秀壑足跡殆遍往往間以觴詠頗得友朋山水之樂未幾別去雲烟過眼爲可惜也聞臯李明府雅擅詩名剖符正在衡山之麓政平訟理又得江山之助固知必有絕妙好辭吾友秩軒何君客於明府相與登臨倡和著爲詩歌示予讀之終卷清冷峭蒨刻露無餘覺昔年屐齒所到歷歷如在目前昔人有言一行作吏此事遂廢明府以簿書期會之餘日親風雅此其志趣

兼山堂文集

二

何如秩軒得賢主人爲之扶輪承蓋可以賀矣紀遊之詩起於晉宋所謂老莊告退山水方滋衡山於五嶽最遠自唐少陵昌黎始見篇什迨後作者雲起而求是編之同工異曲能幾人哉予素有烟霞之癖雖年華將老猶能馳阬逐塹相從於七十二峯間也書之以爲息壤之盟

周介圻秋讞攷序

有周五刑之屬三千立法詳備猶恐法之不足蔽罪文公告太史曰茲式由愼以列用中罰此決事比刑攷之所由作也我朝列聖相承欽恤民命大辟之屬多有緩死其

間或生或殺定於秋慮典至重矣自 皇上御宇以來尤
盡心臬事每當秋讞中外大吏集議以 聞莫不斷自
宸衷多所平反於嚴見除惡之義於寬見議獄之仁尙恐
司讞者之或枉或縱也爰定處分以齊之其間意論輕重
慎測淺深蓋亦難矣介圻先生做決事比刑攷之意輯爲
秋讞一書曰 綸言曰事例曰訊牒曰駁議因其丕蔽之
繁又復罪以情分事以類見列爲四十則使覽者易曉焉
其搜羅於數十年之間可謂勤矣司讞者明啓刑書以爲
胥占之本於 國家惟明克允之義庶有豸乎雖然文公
兼山堂文集

三

之言由獄先之式敬刑者一成不變差若毫釐謬以千里
讀是書者其敬之哉

湘夢詞自序

山樵蹤跡遍東南惟處湘中最久每當春蘭墜露秋菊落
英輒爲流連顧慕一往有深情矣少時雅好淮海清真梅
溪玉田諸詞倚聲涉筆頗自喜然時時散失不惜也未幾
餬口硯田此事遂廢忽忽數十年抱牘非吏食力非農荏
苒流光不堪把玩辛酉歸老巖阿時窗檢點得曩時長短
調二十九閱彙爲一編夫詞爲大雅所不道况予薄植謫

才視淮海諸公無能爲役安望其必傳於世而不忍復棄之者蓋其間羈旅之情抑鬱無聊之况覽者或悲其志焉亦有涉於閨房兒女子之言竊取楚大夫美人公子之義幸勿以王昌無禮斥之名曰湘夢記地也亦記遇也石帆山樵自識

陳母黃王兩太君壽序

代

正家之道必自內始吾讀易而知之矣家人之象曰利女貞恆之六五曰恆其德貞婦人吉蓋一家之正由於女而女之道尤貴乎貞雖然亦難言之矣共姜以世子之婦而

兼山堂文集

四

矢志靡他至今讀其詩猶爲流連慨慕何況身罹顛危藐孤無託一門娣姒艱苦備嘗而始終不渝其節者其事尤難其感發人心詠烈誦芬更何如也陳母黃太君年二十二歸於我先先生越七年而寡子三啓湘啓沅啓澧或在垂髫或在襁褓皆家徒壁立其弟我文先生束脩之供不足以贍太君以鍼紉所入哺其雛如是者有年及啓湘輩就家塾督課無間寒暑少長不識嬉戲之具門以內蓋秩如也王太君係我文先生德配嫁六年而我文先生歿於西蜀子二俱殤王太君以啓沅爲嗣視之不異所生自我

文先生之歿也王太君盡出其資買屋一區權其租稅以
供饘粥與黃太君躬親操作黽勉有無交相勗勵數十年
未聞諍詬之聲里黨重之至今啓湘輩繼我文先生之學
以幕顯於湘南幣聘爭迎殆無虛日諸孫羅列蘭茁其芽
兩太君妻道母道可謂備矣而所尤難者則事君姑之孝
也黃太君每以不及事舅爲憾媿嫗柔順能得姑歡家雖
屢空菽水菜羹逾於甘旨君姑臥病支離牀第太君維持
調護諸穢不辭非止如昔人所稱則踰潞濯已也王太君
之歸君姑已病孝養亦如其劬君姑臨歿執兩太君之手

兼山堂文集

五

而泣曰若等良苦願若等得佳婦以報若等之孝也其時
兩太君嗚咽不能出聲旁觀皆爲涕下庚申歲大吏以兩
太君之節請旌加典竊聞節孝之至通於神明兩太君
當連蹇重困指天自誓不貳其操亦以爲從一而終之義
固然耳豈逆料諸子有成而徽音上於宸聽也哉爲善
必獲報此其較然可以流聞當世而風勵將來亦以見
聖朝敦崇節孝表厥宅里非徒闡潛德之光蓋益信正家
之義惟在女貞而王道之行易易也諸戚友在瀟湘者欲
壽兩太君屬言於予予舊史官也職在記事予弟某係黃

太君之壻也習聞內行之詳爰質言以貽之使啓湘輩毋忘疇昔之艱難千百福於弗替異於世俗侑觴之舉云爾

七聖祠記

家方伯東田老人有言七聖神者傳唐衛士護隄有功歿而爲神其姓名不可得而紀云祠居解舍西南揆之諸侯自立爲社之義亦猶行古之道也余久慕此凡見有所有報有弭其應如響舊有籤卜陳子無波集句爲之占者往往奇中可謂靈矣謹按祭法能捍大災則祀之維神護隄障水民免胥溺所謂捍大災者非耶雖姓名湮沒而靈爽

兼山堂文集

六

猶在兩間其廟祀勿替宜矣余恐與諸淫祀共非之爰書見聞所及以資考鏡云舊址僅數弓雪門姚廉訪玉樵李觀察後先捐俸新之殖殖其庭視舊加十之六七治神人以和上下有足多者非獨昭神之貺也

過位升堂辨

聶氏三禮圖諸侯三朝外朝在庫門內治朝在雉門內燕朝卽路寢在路門內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宁爲人君宁立之所則治朝外朝皆在門屏之間黃氏際飛謂路門外別有治朝者非也朱氏石君之論可謂覈矣以治朝爲君之

虛位無堂以孔子攝齊升堂爲在路寢則不可以不辨秋
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鄭氏鏐曰外朝之設爲詢眾庶
也又曰大詢外朝羣吏庶民咸在事非常有據此則謂之
虛位亦宜又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鄭氏
康成曰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之位鄭氏鏐曰治朝太
僕王視朝則前正位而退賈疏朝畢王退入路寢聽事亦
前正主位鄭注朝士職云外朝一內朝二其一謂之治朝
其一謂之燕朝諸侯治朝則司士爲之而外朝治朝燕朝
則無以異玉藻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退適路寢聽

兼山堂文集

七

政則治朝爲人君日視之朝豈得謂之虛位治朝之儀重
於燕朝論語所記不應畧其重者檀弓朝不坐孔疏云燕
朝在於路寢則大夫坐於上如孔子攝齊升堂則坐義疏
已或非之又考爾雅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鄭注以爲臣位
若孔子已坐則下云沒階復位何居其以寢廷爲堂則更
有未安禮曰諸侯之堂七尺以今尺考之僅四尺二寸本
尙任周尺考尙不可以俯仰且何以處大夫之五尺士之三
乎爾雅門側之堂謂之塾則門亦不得謂之無堂不甯惟
是廟門亦是有堂詩所謂自堂徂基是也禮諸侯秋覲於

廟夷王下堂而見諸侯路寢乎非路寢乎書云厥子弗克
肯堂孔氏安國訓堂爲基詩衡門之下集傳門之深者有
陶塾堂許氏謙曰屋之基亦曰堂周禮堂崇三尺天子之
堂九尺皆指堂基而言則信乎堂爲基址而孔子升堂爲
治朝也

兼山堂文集

八

